

鐵血俠情傳

臺灣 ● 柳殘陽 著

第三



九洲圖書出版社

臺灣●柳

著

鐵血 俠情傳

第三冊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

(京)新登字 309 号

铁血侠情传(1、2、3、4)

【台湾】柳残阳 著

出版者 九洲图书出版社
西城区丰盛胡同 19 号
(邮政编码:100032)
经销者 吉林省新华书店
印刷者 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字 数 700 千字 29.75 印张
版 次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10 000 册
书 号 ISBN7—80114—006—0/1·6
定 价 19.80 元



●金榜武俠／名家經典

●瀟灑恢宏／風雲百態

●風流情變／燕蝶穿花

九洲圖書出版社

敖楚戈先到了“大南府”的“鸿利粮行”，他把自“十龙门”手中索回的三万两赎银还了一万二千五百两给钱锁儿，赵可诗。

三万两银子里，一万五千两是他与“十龙门”的一番苦苦缠取自“十龙门”那边的补偿，而二千五百两是他在赵可诗这里应该得到的酬劳，这正如他一贯的作风——多文不取，少一分也不行！

当然，赵可诗与贾掌柜不但是喜出望外，千恩万谢，更把敖楚戈捧上了天，他们原来根本已不指望尚能退还这一半的赎银了，却做梦也想不到敖楚戈竟然专程给他们送上门来；搂着白花花亮亮晃晃的大堆银子，赵可诗和贾掌柜那曾想到这都是敖楚戈用命换来的，使血染赤了的？

在赵可诗和贾掌柜惊喜的阿谀，以及由衷的奉承中，敖楚戈只告诉了他们四个字：“盗亦有道”。

临行前，敖楚戈为了赵可诗与贾掌柜在“瓦窑山”下阵前失调，耍了大大一遭窝囊而加以惩罚——他叫过来赵可诗的独儿子赵根泉，狠狠在这胖小子腮颊上拧了一块青！

赵根泉是赵可诗的命根子，所谓“打在儿身，痛在娘心”，敖楚戈狠拧了赵根泉一把，不怕他老子不心痛，更不怕那瘦竹竿似的贾掌柜当不了赵可诗的出气包！

只这一拧，叫他老少三个一起好受，奶奶的！

于是，他又转回了“老汾河”。

敖楚戈特意绕开了好几开的辰光，好叫“十龙门”的人及时撤走，今番他回来，果不然，“十龙门”的人马业已退去！

说真的，敖楚戈不愿这么快就和那些冤家朝上面，尤其不愿在“老汾河”乔家朝面。

旧地重游，仅上几天功夫，气氛情调便完全不同了，数日前的窒迫、紧张、暴戾、血腥，如今已换成那样的平静、安详、和煦、柔美。

轻轻的，他敲了敲乔家的大门。

当然，此时此景，可不作兴再越墙而入了。

来开门的正是乔小倩。

无限的关怀，无尽的悬念，无比的思意，全展现于开门的一刹，流露在乔小倩那张震愕之后强烈反映出惊喜意味的清丽脸蛋上。

“敖大哥……”

颤抖又尖锐地呼叫着，若非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礼教观念约束着乔小倩，她可真要一头钻进敖楚戈的怀中了。

敖楚戈温柔地微笑着，容光湛然：“是我，乔姑娘。”

眼眶中涌起了快乐的、希望的泪水，乔小倩异常激动地道：“你回来了，敖大哥，你果真回来了……”

敖楚戈爱怜地道：“我怎能对贤父女失信？我说过一定要回来看你们的，我们有约在先，不是么？”

抑止不住地抖索着，乔小倩眼泪婆娑地说：“敖大哥，真叫人不敢相信——这不是在做梦吧？”

敖楚戈笑道：“做梦？要不要印证一下看？是我咬你的手指头，还是你来咬我的？”

“噗嗤”笑了，乔小倩的泪水簌簌沿颊而落：“是你，敖大哥，一点不错就是你，天底下，再没有第二个人有你这份风趣与玩世不恭的诙谐了……”

敖楚戈安祥地道：“他们都走了么？”

乔小倩连连点头：“走了，前天走的，但是爹和我却急得不得了，怕得不得了，因为‘十龙门’那些人那天从外面回来后，立时收拾行装，结付各项费用，但一个个都绷着脸不开口，不说话，人人的模样都阴沉得要命。爹和我也不敢问，更不知你凶吉如何，第二天，他们一大早就全部离去了……”

敖楚戈道：“我很好，乔姑娘。”

乔小倩兴奋地道：“看样子你真的很好，敖大哥，你打胜了他们吗？”

笑笑，敖楚戈道：“也说不上打胜打败，就算——呃，彼此和解了吧。”

乔小倩迷惘地道：“和解？我不懂……”

敖楚戈道：“就是化干戈为玉帛的意思，乔姑娘。”

乔小倩急切地道：“我不是指字面上的含意，敖大哥，我是说，‘十龙门’的人这么恨你，又怎会同你‘和解’？”

深沉地一笑，敖楚戈缓缓地道：“有时候，在某些特殊情势之下，人会做一些他原不想做的事，而无论那样的形势是人为所形成抑或天意之所定……”

乔小倩巴盼地道：“说给我听，敖大哥，说给我听嘛，我要知道你是怎么胜利的，我要详细听你述说打败他们的每一个情节……”

敖楚戈笑道：“且过一会，我要先行拜谒令尊……”

乔小倩尚未及说什么，院子客堂里，乔忠的身影已一拐一拐地急急赶了出来，他老远望见敖楚戈，便呵呵大笑道：“好小子，我就知道你是条铁铸的好汉，打不死的程咬金，我就料及你会平安无事，全身而退，小哥，果然你来践约了！”

乔小倩过去挽着乃父的胳膊，撒着娇：“爹，我要敖大哥马上告诉我们他的英雄事迹，他脱险获胜的经过，马上……”

乔忠笑呵呵地道：“傻丫头，可也得请人家进了门，才能说话呀，你没有看到客人还站在大门外？”

乔小倩急忙走近，拉着敖楚戈入了大门，边噘着小嘴道：“你还客气呀？这里你又不是没来过，穿墙越壁也好些次了；敖大哥，爹和我都还等着听你叙说你与‘十龙门’纠缠的所有细节，人家好急，你倒稳得住……”

大门关了，隐隐传来敖楚戈的笑语声：“好，好，我会慢慢地说与你听……”

论起“大雁坡”“十龙门”里的十条龙，敖楚戈脸上禁不住抹上一层严肃而钦敬的神色，姑不论十龙的为人内涵如何？

个个都是个拔尖口的人物，这次若不是心存侥幸，在天时地利的情况下，擒住了童寿春，嘿嘿，单凭手中的方亮和开明堂，只怕未必使十龙低头服输，这尚不可怖，可怖的是“十龙门”那明严的纪律和做事的方法，仅凭那沉稳的组合已非江湖上一般帮会所能比拟……。

乔小倩脸上的变化随着敖楚戈细说的情节而起伏不定，时而粉颊煞白，俄顷欣慰燃眉，那份紧张悬疑的心腔似乎吊在半空中，唯有乔忠愈听愈沉重，眉头愈皱愈紧……

斜睨了一眼，敖楚戈淡淡地道：“老丈，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……。”

乔忠深吸口气道：“小哥，但愿我这心是白担的，想想看，‘十龙门’的人个个恨你入骨，恨不得生啖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，他们这次固然是栽在你的手里，但，他们所以肯低头认输，无非是顾忌他们的大哥生死，而你，表面上看来是和解了，谁知道日后，又会发生何等的结果……。”

略略一怔，敖楚戈哈哈一笑道：“请老丈放心，我辈江湖人物，过的虽是刀舐血，争强斗狠的日子，但是说过的话却是铁锚钉，钉锚铁的坚实牢靠，永远也改不了，所谓一诺千金，正是这个道理，‘十龙门’的人固非善类，但他们说出的话却是可以相信”

乔小倩摇着敖楚戈的手臂，高兴地道：“这下可好了，敖大哥，再也没人会找你麻烦……”

乔忠佯怒道：“丫头片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也不怕敖大哥笑话——”

一抹红晕直直透过那粉白的脸上，她似乎亦警觉出自己的失态，急急忙忙地缩回了手，囁囁地道：“爹，人家高兴嘛——”

乔忠答道：“高兴也得有个样子呀——”

乔小倩愈发羞涩，低头道：“敖大哥，你看爹……”

敖楚戈一向是在江湖上浪迹惯了，过的是风餐露宿的日子，两肩抗一口，走到哪里，躺到哪里，何曾享受过这种真挚的天伦，他虽是孑然一身，但乔氏父女的真情流露，天伦之爱，有若和煦的春暖，吹进他那几乎干涸的心湖，使他想到家，也想到了许许多多不曾想过的……。

他怔怔地沉思在自己那缕几乎不可追及的意思里……。

推了推他，乔小倩笑道：“敖大哥，你怎么啦——”

心头震颤了一下，敖楚戈回头道：“没什么，我只是钦羡你们父女的率真和天伦，你应该明白，离开家门久远的人，思慕的那点亲情，仅仅是片断的捕捉，触景生情，我总觉得有点儿酸酸的……”

乔忠呵呵一笑道：“小哥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无怪乎你会有这种感触，俗语说，落叶归根，土生土长的地方，总有那一份说不出的亲切和温馨……。”

乔小倩摇头捂耳地道：“不来了，不来了，爹，你们总爱说些令人讨厌的话，敖大哥，这次我可不放你走了，我和爹都欢迎你留下来，永远的住在这里。”

一句话说溜了，那嘴不是摆明了，她自知有些失言，羞涩中带着娇嗔，急忙又道：“别在江湖上混了，那种日子不是我们

干的。——”

“我们——”

那两个字用的太露骨了，敖楚戈不痴不傻，不笨不呆，他肚子里有盏明灯——

一照就亮，黯然而摇摇头，道：“江湖子弟江湖老，我只怕抽不出这条腿了！”

乔小倩不信邪地道：“那倒未必见得，‘十龙门’的事已了，江湖上已没有你的仇人，你只要在这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我就不相信有人会找上这里……。”

敖楚戈苦涩地道：“没有这么单纯，乔姑娘——”

乔小倩一瞪眼道：“别叫我什么乔姑娘的，叫我小倩——”

敖楚戈淡然一笑道：“是，小倩——”

乔小倩一拍脑袋地笑道：“我真该死，敖大哥，今天是你胜利归来，我应该亲自下厨，做几样拿手可口的小菜，替你接风，爹你在这里陪陪敖大哥，咱们马上开饭……”

说着，一溜烟般，轻盈的有如一只燕子，那么翩翩的飞跃而去，临行，回眸一眨，仅那么一眼，含蕴了多少情，多少意，唯有明眼人一识而知……。

乔忠谓然一叹道：“这孩子，愈来愈不象话了！”

盈盈满满的一杯女儿红，代表了多少的感激和温情，精致淡雅而可口的菜肴，含蓄了无数的浓情和蜜意，敖楚戈脸色红润，似乎有了几分的酒意，他一杯一杯地啜饮着，口尝着乔小倩的手艺，而乔小倩含情带嗔地替敖楚戈夹着酒肴，一筷子一筷子往他的碗里送……。

乔忠早已看出怎么回事，他虽然有了醉意，心坎里始终透着几许的忧悒，多年的经验和世故，他了解小湖里是栓不住大

龙的，小溪里是养不了大鱼的，女儿的那份心意只怕会付诸东流，空馀恨了……。

藉着酒意，他试探地问道：“小哥，舟船没有不靠港的，人都有个自己的窝，乘着自己年轻力壮，早点安个家……。”

敖楚戈眼布红丝，一怔道：“难——”

乔小倩轻笑道：“何难之有？敖大哥，只要你肯，我和爹这一亩三分地，恁你留，恁你躺，谁也撵不了你！”

敖楚戈苦笑道：“你这份情，你这份意，我很感激，也心领，无奈人有时不能由己，有许多客观的环境，不容许你去特意安排自己，小倩，想是一回事，做又是一回事，谁不想有个适贴的窝？谁不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？可是，江湖像个大染缸，一旦踏进脚去，再回头，已不由得自己做主了！”

砰砰——

一连串急促的敲门声，刹那间把那份融恰和适意的气氛给冲散了，敖楚戈那双浓郁的眉宇不自觉的皱了一下，乔小倩略略不情愿地挪移着身子，道：“准又请爹看病的！”

乔忠挥手道：“开门去，莫非有什么事！”

乔小倩那纤纤的身躯尚未移挪，一声震耳的大响立时传了过来，只见那扇橘红色的厚门被重重的踢了开来，一个健壮像条牛的大汉子，托搭般的在屋里一站，朝屋里的人略略一瞄，目中煞气毕露，瞪着每一个人。

他沙哑地道：“哪个熊是乔瘸子？”

乔忠苦笑道：“老夫——”

这汉子朝前一跨，伸手抓来道：“跟我走！”

这一抓又快又狠，绝非普通手法可比，乔忠医道通神，有妙手回春之能，但，武学一道全然不通，一惊之下，不知闪避，

任那只凌厉的手爪挥来，那汉子满以为自己这出手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，谁知道这当口，敖楚戈淡淡散散地一伸竹筷，准确无比的点在他的关节处，那汉子手臂一麻，倏忽的斜垂下来。

敖楚戈长长叹了口气道：“朋友，哪有这般请郎中看病的？”

那汉子眨眼道：“嘿，他妈的，你是什么东西，在我面前人五人六的，小子，听着，如果不是敝头儿有病，我这就给你点颜色，也省得你目中无人，不知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！”

“是，是！”

敖楚戈应诺着，眼珠子一转，又道：“哥子，你们头儿得了什么急病，急得你像丧家之犬，到处乱咬，乔老爷子今个儿没空，你还是另请高明！”

那汉子瞪眼道：“他没空，我就砸了这个窝……”

乔小倩杏眼一瞪，叱道：“遍天下讲的是个‘理’字，你这混球在这里吹胡子瞪眼的，那像个请郎中的，今个儿我家有客，不看病！”

这汉子嘿地一声，蒲扇般大的手掌在桌子上重重地拍了一下，酒杯，盘碗全都震一趔，酒汁四溢，流了满桌子，那副凶煞的样子，直把乔小倩吓得粉面苍白——

他呼地一声大叫道：“他奶奶的狗熊，天老爷老大，俺老二，今个儿你这瘸子跟俺去便罢，不然俺就跟他拼了！”

乔忠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，道：“好，老兄，先说你的主儿得了什么病！”

那汉子喝地一声道：“不轻，只剩下那么半口气！”

乔忠一震道：“前镇有个崔铁刀子，此人手艺并不比老夫差，你有没有先去他那儿……。”

“放屁——”

这莽汉大叫道：“操他奶奶的崔铁刀子，什么东西，他去转了一趟直他娘的摇头，临走，留了句话，说这个病不好治，要想活命只有找瘸子，姓乔的，俺是水未咽，米未进，连夜赶来到这里，你要是再治不好俺头儿，嘿嘿，俺一把火烧了他娘人操的！”

敖楚戈自顾自地喝着闷酒，他冷眼朝这粗臂体壮的汉子直掂量，只觉此人满面煞气，一股子凶悍之貌，但在凶煞中却透着痴气，目光一凝，一块青竹腰牌拌露在这汉子的腰际，上面歪歪斜斜刻画着一只鬼头手杖，敖楚戈心神剧烈地震颤了一下，眨眨眼，道：“哥子，你那主儿可是伍彪？”

那壮汉目中凶光一露，道：“我儿，你识得当家的！”

敖楚戈哼了一声道：“孙子，伍彪那杂碎没告诉你爷的大姓和大名？”

那汉子呸了一声道：“别攀他妈的交情，眼下这瘸子是去不去？”

乔小倩狠声道：“不去！”

敖楚戈一施眼色，道：“去！”

那汉子道：“还是你这小子上道，俗语说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不瞒你说，乔瘸子的侄儿还在老子手中，他只要敢他妈的摇摇头，他那宝贝侄的一条命，就像只蚂蚁一样，一捏就死！”

乔忠一紧张道：“什么？晓福在你手里？”

那汉子一点头道：“不错。”

乔小倩的粉面刹时变的苍白，他们乔家除了他们父女两人之外，就是乔晓福这么一派了，如果晓福有那么个三长两短，乔家的烟火……。

敖楚戈一眨眼，道：“老爷子，救人如救火，我给你准备药箱子去，咱们这就上路，可别耽误了侄少爷的性命！”

他是个装龙像龙，扮熊像熊的人物，一弓身，已抢了那个长年不离手的小药箱子，往肩口一扛，倒还直像个药童，乔小倩一愣，道：“你……”

敖楚戈哼哈一笑道：“别急，你在家歇着，有我跟着老爷子，包准不会有事！”

云空中几颗稀疏的星儿，散发着淡淡的银芒，一眨一眨的，乔小倩望着远去的几道人影，心底里仿佛一沉，沉甸甸的，方才的热络和欢愉，已随着空中的霜寒而乌有。

她喃喃地自语道：“愿敖哥和爹速去速回！”

几只夜鹰斜立枝梢，发出颤栗的长鸣，敖楚戈扶着乔忠恍如驭风似的紧随着那汉子身后奔行着，黑幢幢的树影下，陡然有人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那汉子吓了一声道：“何金斗，是哥哥我——”

隐于暗中的人哦了一声道：“是刁蛮子！”

刁蛮子丝毫没停，带着他们穿林而过，林子里透出丝丝的灯光，只见一栋大屋已颓废的几乎倒塌，屋前屋后似乎隐藏着许多人影，个个黑乎乎的，令人无法看个真切。

森冷的树林子里隐隐透着一股逼人的杀气，敖楚戈已敏感地警觉出那股子即将会发生的血腥味，双目倏地一煞，淡淡散散地随意瞄了那么一眼，仅仅那么一眼，他已将周围环境约略的透窥了个大概……

颓废的屋子里，正门口已凝立着一个灰眉老头子，淡蓝的长衫，阴鸷的双目，双手背负着，冷冽的望着这边……

“乔瘸子来了么！”他终于开了口，这无非是句废话，乔忠

那一跛一拐的样子，不问亦可看出来，刁蛮子暴声道：“霍管事，姓乔的已经请来啦？”

霍管事哼了一声道：“还有一位是谁？”

刁蛮子急忙道：“是给老乔提药箱的！”

霍管事冷冷一笑，挥手退了刁蛮子，沉稳的、称步，领着敖、乔转进屋里，这哪是个屋子，而是一座破落的山神庙，尘埃密布的神像，已受到日月班剥，久无香火的烛台，填满了落瓦和灰屑……

屋当中，一张大白麻布蒙了个人，直挺挺地躺在供桌上……霍管事没开口，目光朝着那个直挺的人一斜，很明显，请乔忠自己掂量着办，乔忠犹疑地道：“死了？”

霍管事一瞪眼道：“他就是返魂无术，你也得把他给召回来！”

乔忠一楞，道：“这……”

霍管事犀利地哼了一声道：“怎么？你不是号称华陀再世，功同再造么！难道说，你连一个死人都救不过来，嘿嘿，那你他妈的还能称什么是神医，呸，你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混混！”

乔忠年岁大把，自悬壶济世以来，受的是奉承和巴结，何曾遭病家指着鼻子骂秃驴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他气得浑身颤抖，双唇发白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瞪着这位冷损奸酸的霍管事，一腔怒火，难以宣泄……。

敖楚戈伸手拍了一下霍管事，道：“慢着，大管事！”

霍管事一怔，自伍彪以下，谁敢轻捋虎须，而这傻楞透顶的小子，居然不知轻重，天高地厚地拍他的肩膀，他不悦而带冷傲地道：“怎么啦？难不成你这位小徒弟另有高见？”

敖楚戈嘿嘿道：“大管事，可曾听过公鸡会下蛋？”

霍管事一愣道：“不曾！”

敖楚戈哼了一声道：“公鸡下不了蛋，死人哪有再活的？”

霍管事声色凶厉地道：“既然他不能活了，我就开你们的膛，剥你们的心，祭典我们这位兄弟……”

他拉开嗓门叫道：“来人，上香！”

黑沉沉的庙宇外，迂缓的自左右行来两列人影，手上，各拈着三柱信香，袅袅的青烟徐徐地往上扩散，细碎沉浊的步履，在夜晚里响起沙沙之声，那两列人影前后有序地围成一个大圆圈，将敖楚戈和乔忠围在正中间——

乔忠颤栗地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敖楚戈长笑道：“摆这个熊阵势干嘛，霍青云，何干脆点挑明的，你我打开天窗说亮了，仅你们‘天戟门’这点仗阵，呸，我姓敖的还没放在眼里。”

霍青云冷哼一声道：“敖楚戈，我以为你要一直打哑迷呢！”

敖楚戈冷冷地道：“冤有头债有主，这位乔老爷子和他侄儿你可不能为难，霍青云，我话先说在前头，逼急了，倒霉的还是那些熊儿子！”

霍青云冷笑道：“这里似乎轮不倒你做主！”

他长声一转又道：“上刀！”

只见刁蛮子捧着一柄精光寒头，冷森无比的大鬼头刀走了上来，平稳地放在一张桌上。

刁蛮子怨毒地道：“姓敖的，这柄丧门刀要生剐了你！”

霍青云长吸口气，道：“‘一笑见煞’敖楚戈，也许你还不知道咱们这段梁子怎么结的，住在哪里，我要你死的明白，死得清楚，你，可以先看看这白布单子下的人是谁？他——对你来